

再推三本散文集,与记者谈青春文学——

郭敬明:
青春是一代代传递的

本报记者 师文静

财富像一把手枪

齐鲁晚报:以你目前的市场观察来看,青春文学的潜力会持续下去吗?

郭敬明:其实不是大家认为的青春文学市场在缩减,而是我们公司占到的份额越来越多,其他出版社可能觉得青春读物越来越不好做。我们公司是每年都以翻倍的速度在增长的,没有觉得青春文学在衰落。其实青春文学没有什么当下,每一代人都有青春,年轻人有憧憬美好的幻想,就会读青春文学。可能到了30岁一些人就不读青春文学了,但是又会有更多年轻读者加入,青春是一代代传递下去的,不用担心到底是青春的还是不青春的。

齐鲁晚报:你的图书销量动辄以百万计,在年轻人的阅读追求上,你在一起怎样的引导作用?

郭敬明:我很难说给大家一个指引性,我更多的是把各种类型都呈现到你们面前,读者自己会去选择。比如说他今天看了落落的,觉得很喜欢,那他就会去选择落落的这种文体,或者继续去喜欢她的作品。那另外一天,他看了安东尼的书,觉得很温暖很浪漫,可能就会去喜欢安东尼的东西。我不会主观地去强行灌输你们应该看谁的书,我提供的是一个多元化的选择。

我们的图书在同类市场占有率有6-7成的销量,但是任何事业都有瓶颈。占有多少不重要,重要的是精品。让每一位作家,找到属于自己的风格,让大家知道安东尼和落落等作家。

齐鲁晚报:你拥有了比同龄人多得多的财富,财富对你来说意味着什么?写作意味着物质、金钱等直接意义上的成功吗?

郭敬明:在传统观念上的文人大多清贫,而我们通过图书赚到了一些利润,超出了传统从而引来质疑。而现在,拥有财富可以让自己的父母和自己过得更好,可以去帮助很多有才华的人去实现自己的梦想。很多的作者,很多员工,设计师,美编,在我的公司,我就肩负了许多的责任。财富像一把手枪,将财富握在手中,财富本身是没有善恶之分的,首先是要看自己怎么用了。

我觉得作家既然创作出了这么多的精神财富,就应该被人尊重,这种尊重不应该仅仅停留在口头上的“你真了不起”,还应该物质上的尊重。大家都在辛苦地工作,凭什么别的行业能大把赚钱,作家就不行?房地产行业腰缠万贯你们不说,那作家辛辛苦苦写,写完了赚了钱,你们就不道德,我觉得这不应该,这是很荒谬的。

图书不能变成一个调

齐鲁晚报:你现在拥有这么大的阅读群,有没有想过你小说中所传递出来的阴郁和乖戾的气质会传染给他们?

郭敬明:我的作品中有一些很让人心痛的东西。我不认为悲伤或者阴郁的就不能写,关键是看要用一个什么角度。《悲伤逆流成河》里讲的是堕胎,大家觉得很阴郁,这个女生很可怜。但是我的出发点是怜悯,让读者感到心痛。

不久前刚刚出版漫画《梅兰芳》的郭敬明,最近又要一次推出三本散文集,此前他首次担纲编剧的电影《我们约会吧》已趁情人节档期上映,今年郭敬明还要大动作频频。如今他已经集作家、出版家、时尚家、企业家、媒体人于一身的郭敬明过着非常忙碌的生活。日前,他接受了本报记者的专访。

但读者现实中真正遇到这种事情的时候,就会思考该怎么办,是唾弃她还是保护她。这些我会在书中给读者一个正面的暗示。这是需要去思考的东西。而有一些前卫的小说,内容涉及吸毒、滥交这类的内容,作者是用一种炫耀的心态来写的,作者就觉得这样的

生活方式很酷,这样写很个性,我们有区别,同样是写类似的内容,就看带着一种怎样的情怀去写,是悲悯还是炫耀。

齐鲁晚报:外界很多批评家都认为郭敬明的写作应该介入社会或者推动社会,应该给读者传递一些积极的信息,应该摒弃快

餐式的文化陋习,这些要求是不是对你太苛刻了?你在意过这些期许吗?

郭敬明:一个人的作品不可能得到所有人的喜欢,可能一些传统评论家认为很好的作品,但是出版后就卖了一万册,也很难说是批评家的审美出了问题,还是大众的审美出了问题。凭什么非得要以你们为标准,你们就能代表这个世界吗?当然大众也未必代表得了这个世界,但是各人有各人的选择,读者觉得郭敬明的书与自己的生活很接近,而传统评论家觉得很好的作品,他们就是没有阅读的心情。大家的价值观都是不一样的,这是一个选择的问题,而不是谁能代表谁的问题。

这个世界上有各种风格和类型的作品,不能说今天诺贝尔文学奖好,金庸的武侠就不看了。《哈利·波特》是儿童文学,但是它就很畅销。不可能所有的作品都写人性、黑暗等问题,图书市场应该百花齐放,读者都有各自的选择,这样出版业才会繁荣,我倒是觉得图书不能变成一个调调,不能变成同一类东西。

对大家的评价无所谓

齐鲁晚报:你已在出版业摸爬滚打了近10年,怎么看这个行业?

郭敬明:中国的出版业很多人都认为是没落了,衰败了,认为它是一个夕阳产业。但是在我看来,一是因为很多人没有投入太大的精力来做这个行业,二是很多优秀的人才都去做电影、做网络、做房地产,这个行业没有留住这么多的精英。但是我很喜欢这个行业,我和我身边志同道合的人会继续为这个行业做贡献。

其实我认为中国的出版业都比欧美以及日本等国家落后了几十年。在版权保护、规范流程、推进销量、作家投稿等方面仍有很多缺陷。现在国内作家写完稿了,就去投稿,出版社看着好就会出版,不好就推掉,这种模式太落后。当然也有很多出版社和出版人在做各种尝试,有成功的有失败的。只是大家没有做好就自认为出版业成为了夕阳产业。

齐鲁晚报:有人说你对图书市场有敏锐的观察力,图书这么成功其中有什么诀窍?

郭敬明:说不上来,平常自己比较努力。看的资料比较多,善于从中抓住自己所需要的。最简单的就是要分析一些数据,从中看出什么是流行的,什么是没落的。它为什么不流行?还要看很多的文章,分析每一位作者的文字,看看他成功的原因在哪里,这本书成功的市场推广方法是什么。国外最近流行什么,有没有新的商业模式,这些都要去学习。

齐鲁晚报:面对诸多的争议,你希望多年之后大家应该怎么评价郭敬明在出版界的存在?

郭敬明:无所谓。有些人觉得我浮躁,有些人觉得我对这个行业做出很大的贡献,有些人觉得我的图书有生命力,等等。其实都不重要,谁都无法决定你到底是怎么样的人。



◎采访手记

看得见摸不着的
郭敬明

师文静

由于我和周围的人差不多都是郭敬明的同龄人,在采访前对于应该问郭敬明什么样的问题,大家是七嘴八舌各有关注。有人想问他在上海豪宅阳台上的白色沙发是不是为了拍照才摆上去的,有人想知道郭敬明现在是否还45°仰望天空,有人想知道郭敬明拥有这么多钱钱想没想过裸捐……

记得在2003年我上大学二年级,郭敬明的一本《左手倒影,右手年华》散文集在十几个人的阅读圈子里传来传去,大家爱不释手。直到看书时,我才忍不住泪流满面,那扑面而来的青春惆怅,那尘埃未落的心灵漂泊,都是当时我们非常强烈想表达的事情。

9年之后,作为同龄人与郭敬明面对面,你才发现他已经跨越千山万水,早已不是那位清秀、腼腆、略带忧伤的少年。

郭敬明穿着名牌板鞋轻盈地走进来,没有声音,但是极具气场。他刚坐定,便有下属急忙将文件递上,会有很多人排队与他商量事情,也有很多人帮他打点他紧张的时间。郭敬明俨然已经习惯了董事长和总编辑的角色。

对于媒体采访已经轻车熟路的郭敬明,更愿意将他的社会化一面和盘托出。在问到关于多次身处争议漩涡、被成年人的世界痛批时的感受时,他只是笑而不答。在涉及到诸如韩寒这样的敏感话题时,他会委婉地拒绝。在采访中,郭敬明时而会笑,这是因为他早就预料到了会有此类焦点问题,但是他更知道如何去“抢答”他愿意回答的提问。

对于青春文学市场和出版行业,郭敬明是滔滔不绝。对如何经营“郭敬明”这个品牌,对于拥有巨额财富的看法,他则有应对不同版本的回答。

在整个采访中,郭敬明回答最多的是无所谓,别人如何评价自己无所谓,要不要对这个社会发表看法也无所谓。最终没有时间聊到沙发和裸捐等问题,忙碌的郭敬明就处理开了文件。总之,感觉作为记者,很难触摸到真实的郭敬明,或许这就是真实的郭敬明。

